

皇朝中外經世緒言

二編

中外經世緒言續編卷三

治始於道路說

入其鄙而燭機蕪叢莽螫刺入其都而水土惡塵穢惡沮洳澌漏洩於如鼠壤則雖駸稚之
堅必曰此島夷野蠻可謂閉化之國也已入其鄙而曠敞夷達陸軌修潔入其都而乎連九連
車可方軌土閭之環落渠之寫軒廊整葺井然而理則雖駸稚之堅必曰此名都理邦可謂開
化之國也已未嘗見其風俗之淳漓也民智之濬塞也物產之殷寡也條教之隆秕也然而
賜於其墟遊觀其閭市遠信其人功之無精英工儒之無魁桀百室萬貨之皆敗法禮政治之
弛靡號而夷之曰偏漏之國若是者何也曰卉木之腴瘠必形於枝葉氣體之充慙必貢於支
面道路者固國之枝葉支面也安有葉萎面癯而不知其本瘠體慙者哉抑又聞之巧林之祿
起於黠綫風化之開基於切近夫以目之所瞻足之所履氣息之所吸觸出入之所趨步自王
公貴人以至於配隸無日不馳履於其間其所謂切近者雖室閭庭戶不是過矣室閭庭戶無
積穢壅蹕有疲憊猶力起而冀除之其有習居閭冗而不以為惡者其長老必從而詬諄之外
人必從而誹詆之曰是不治之敗家也而獨於室閭戶庭之稍遠者則任其蕪穢壅蹕因緣滿
染慮不動於耳目切近之地弛廢猶且如此是尚得曰國有人乎夫僻鄙膏壤物力凋敝或不

任其整治耳中國固文明之古國而人數四萬萬餘又地球所謂殷庶之邦也然而城會之間
猥狹淤滯輟擊啞咽不能旋踵而且其真誠之所積腥膻之所萃污垢靡物之所叢集棄道
鬱動如山阜又其甚者埳穴踞踣濫涂涿濡三市之衢猥積瓦礫是亦何以異於物力凋敝之
膏壤乎然猶可護曰省會之遐遠也若夫京師內地是固天子宅中之境所謂首善之區也
是固輦轂之下而百官諸侯王所趨侍鱗萃者也然其道涂荒蕪幾如沙漠大風揚播污穢晝
晦積穢沒踝淳潦妨輟白晝大途之中甚且真溺以為便臭毒所鬱蒸為瘴癘每一夏暑斃者
乃不知幾十萬人此固行路之所掩鼻外人之所悼心矣而其重卿鉅公與夫分司而守此土
者熟視無覩固恬而不怪此蒙所為太惑不解者也夫彼之漠然於此者非必樂而安之也特
以為瑣碎齷齪之事不足為慮經國大猷不在是耳然吾聞治國者之言矣匠人營國中之道
經塗九軌環塗七軌野塗五軌必不使之淤溢也野廬達國道於四畿必不使之隔絕也比郊
及野宿息井樹必不使之荒廢也舟車輦轝叙而行之必不使之壅塞也合方掌達津梁必不
使之陷敗也禁馳騁禁徑踰必不使之擾亂也季春開通必不使之障礙也以時平易必不使
之窪陷也雨畢而除必不使之潦汚也體國經野亟亟於此何嘗輕而緩之哉抑又聞之古史
氏矣設人之制棄反公道則斷其手周人之制列樹立鄙以表道夫利民之事豈無大於是者

而古帝哲后則必斷斷以此為急務使古人而皆愚人也則可古人而少知治體者烏可輕而緩之哉數獸古先哲王之急此也泰西新政非顯著富强之效者哉其修道之制也寬廓涂軌以張偏滯高中卑旁以流潦清甃水通溝以滌污垢日加輪碾以平頗仄車人異道以達壅塞激水澆灑以蕩氛穢而復然電燈以燭之邏巡捕以叙之禁棄糞穢以潔之其街道之制亦可謂精且密矣夫古今相去千餘年而泰西新政曾無少異於古王之舊制豈非有國者之所急必不能遺此切綫之最近者哉西人之通商我國者其租界之道路整潔亦猶是矣吾人之遊覽之者莫不歎其政治之修廢弛之廢而與吾相切者反靳然置之是何異喜賃居者之潔治廊廡而堂室垢雜乃坐視而無術抑何不引前制鄰政而觀之也無異甚矣且彼所謂坐視無術者亦曰工重難任款大難籌耳夫因人心之所樂興民生之大利事至易行也分土而理各修所治責至易專也中國貧民窮餓謀生艱苦即以修路之費為養民之資以工代賑效至易收也禁棄積穢令至易行也時一葺理後至易繼也且國家亦嘗歲撥內帑百數十萬以修道矣然中飽吏胥因循粉飾日擲黃金於虛耗孰若一為更始實收前民利用之益而盡去梗咽污穢厲疫之害哉夫有此大利關於國體雖勉強籌畫猶當為之況修路本有常款省數年之虛費而已足者乎荀子曰凡事利多而害少則為之商君曰利不十不變法有百倍之利而更

無一害夫亦何憚而久不為也輓粟調兵通商利運振災察吏開風氣通有無鐵路之利亦既知之言之籌巨款而專辦之矣而反於此近民要圖習不加察有數款款語難籌辦無亦見遠而遺近乎遠法商周之舊制近採泰西之新政內豁壅污之積弊外免鄰國之忌諱民生以利國體以尊政治以修富強以基一舉而數善備固未有切近便易於此者也書曰王道蕩蕩又曰王道平平蓋信乎王道之必先如此然後有以著蕩乎之化也

治平策上

事至今日危迫極矣挫於倭迫於俄侮辱於英教案蜂起回匪蠢動兵變民變之事不一而足而瓜分中國之說西報屢載之西人屢言之雖至愚之人亦知其略然而廟堂無定策中外無定議舊弊未一除新猷未一布則非安於不為即以爲無策也夫安於不為則無論矣以爲無策尚未然也夫中國在今日猶以一羊處羣虎之中曾不足以累其牙爪然而不遽動者羣雄自立未有所歸故艱於發難又無端戕人命敗商務又西人所不欲為故猶遲回以待之我苟能自振則西人之於我亦猶其於日本耳惟我永不自振則彼惟恐爲人所得必將爭先以取之然則我國振興之政不於今日則無及矣夫中國利之宜去弊之宜除誰不知之而卒無定論者蓋食於弊者太多則必多爲之說以亂之多出其途以撓之蓋非不明不強之患而由於

權無所歸則無人焉為發光與力之地也夫 國朝承明之後懲於擅權朋黨之禍故執政之臣名曰軍機大臣人多而權不一但能唯諾於上前而不能堅持其意也但能恭擬 諭旨而不能自發號令也然則苟欲聚其權以辦庶務舍立相莫由矣顧今日而驟然立相竊恐但有牽掣阻礙之苦而無行權決策之效則非先立議院不可矣或曰立相則不免擅權之慮開議院則權在下且散而不合徒滋論議於事非便不知有議院以與相相持則相不能擅權議院之人多矣且有議事舉人之權而無行事之權雖在下何病又議院論雖不一西例必擇其多者從之何囂雜之患且凡事初行必多漏略要在隨時審正耳若其成規則西人之議院章程可擇而行也至於開辦維新之政則有三大端焉一曰齊天下之論今天下之論至不一矣政府不擇而用之或朝暮更易或南北互異必當論定一格以便施行二曰慰天下及各國之望維新之政中國望之不應則離西國望之不應則悔宜明詔天下以舍舊從新之故而與各國立力保太平之約並方便予以權利且聘其賢豪與之參定法制則中外始有更新之望矣三曰安天下官吏士兵之心維新政行則宗室旗丁冗員士人胥吏軍士皆有失所之慮始而以言語相煽惑繼而以全力相阻撓宜預籌安插之法宗室旗丁除作兵當兵外或與以利益或弛其禁防新改立之官除總理之人必拔用能者其餘仍以舊官依班補敘學校新設必十年

方能選用則從前士人在十年之內仍可補官胥吏軍士汰賸者可補充諸役如此則各人無失業之憂即新政無阻撓之患矣然此但言開辦之大要而未及其所行之事也

治平策中

中國自古獨立於亞洲之中而其外皆蠻夷視之素以君權為主務以保世滋大為宗旨故其治多禁防遏抑之制而少開拓擴充之意君恐臣之侵其權故不使之有纖毫之權恐臣下之結黨故務散其黨牽掣之使不得行其志錮蔽之使不得極其聰以天命怵之以鬼神懼之臣下承之以諱飾為能以敷衍為工以趨避諉卸為巧其於民也但以壓制欺嚇為事無復有誠意以相孚故更習於弊混民安於刁戇士成於陋劣兵貫於譁潰其齊民皆以閉戶不與外事為秘策以積財遺子孫為得計故上下之大弊不出四事曰徇私曰蔽直曰崇虛曰耽逸循習至久全國之民皆失自主之權無相為之心上下隔絕彼此相離民視君父如陌路視同國若途人夫民之弱與離君所欲也積至今數千年乃受其大禍然則至今日而欲力反數千年之積弊以求與西人相角亦惟曰復民權崇公理而已其於官也汰冗職刪儀官使官各有事其教人也必使為有用之學毋誤用其聰明其選人也必使以所學為其官毋使用非所學其升補也必依其本職毋使朝此而夕彼其用人也厚其祿過則責故則斥勤奮則升遷而遞加其

俸終身無失業之虞其定律也依罪為斷必求可行無虛設之律無難行之例其罪人也訪緝密而治之寬其讞罪也稽罪而盡其辭其取於民也各以其資占稅毋倒置毋苛索其理財也使財歸實用毋糜於虛文毋漏於中飽昔之重文而輕武者今必使文武並重昔之優文士而輕吏治者今必以吏事為急汰繁重以求其速捷去虛文以責其實效刪矯誣不實之談斥虛偽無理之事尚創作而賤安閒尚改變而賤守常以能開利源為能以能創新學為優民性必求其宣達士氣必求其振奮昔之不使民與國事者今必與之共治昔之使民安於愚弱者今必使之極其明強務使內之權力在在足與外人相抵夫如是或可徵待與各國相持然此但言其治道宗旨所在而未言辦法之實也

治平策下

請實言辦理之法今試上赫然下明詔告天下以力圖自振之故而使士民之明秀者互相舉為議員使至京入議員而使中外大員自三品以上俱入上議院議院既立則立相以總內外之務立戶部以掌財用之出入立刑部以掌天下之獄訟及巡捕之事立商部以興商賈並掌稅則及考察工作物產之事立農部以教種植立外部以理交涉之事立兵部以掌兵事立工部以掌營造之事立郵政部以理道路河渠輪車輪船郵遞之事立民部以掌各處地方之事

立海部以掌海軍之事立教部以掌學校之事俟議員舉定相臣則由相臣自擇用諸部大臣
及各省之長大臣及長又各舉其屬而皆決以議院十年之後則議員及各官皆取於學校如
西國之法設吏治局於京師徵天下賢能之吏使學習治法而分派之於各省以教諸地方官
十年以後亦皆取之學校各省提鎮選於兵部而提鎮又遞選其屬十年以後始取之水陸武
備學堂外部及出使大臣必取精西文通西事者十年之後始取之使才學堂京師立各種學
校精選中西之能者教之以遞及於各省府州縣十年之後始取之師範學堂宰相與各大臣
既舉定則遣使與各國立力保亞洲太平之約而大改上下內外之體制務從簡易悉去趨蹌
拜跪之節復立憲館報凡新政改革之意及中外交涉之故悉載之各種振興之政乘時並舉
且捐納停冗員裁調濟安插之途廢資格班次之說止既無無事之官復無無官之事局中之
人可因官以展其才無叢脞之慮則人勤於職矣在事之人有治事之權事外之人有監察之
權而又有議員以鉗制之有日報以舉發之則官邪息矣厚俸祿而革陋規入官之日予以裝
錢辭官之日予以恩俸或給終身或逮子孫辦公有費登程有資則人興於廉矣改衙署之制
速咨稟之法汰酬應之煩刪迎送之禮則官敏於事勤於察矣省府州縣各設議員以與官相
抵官不能專其事則民困蘇矣因其事以設之宜因其官以為之學因其學以定所取入官之

後非罪不斥心不枉耗才不虛糜人無失所官不易方則人知專所學矣取士多延學堂編設
由都會以及州縣由州縣以逮鄉閭人無廢才才無滯用則人勸於學矣釐定文士使歸淺近
多撰教化之書使人易曉而徧設義塾教堂以教齊民則尋常之人皆可讀書明理矣凡刊刻
書籍由官准駁其使用者准其專利則要用之書不日可得矣嚴戶口之冊定鄉里之制產業
生死婚姻必注零戶必禁城鎮無雜處之虞鄉里無散居之慮而以徧設巡捕並設包探則通
逃清鄉民無所匿矣律法從平無有徧頗重則絞殺輕則禁罰則罪易辨而情易得矣刑官治
獄不兼他事復有會審以察其虛誣有律師以伸其辨說無刑求之苦無拖累之患則枉濫息
矣吏皆有祿役皆受絳既無藉口之資即無婪賄之弊如此則獄訟易矣有不率教者輒禁錮
終身動其羞恥嚴其禁防則人恥於為非矣平道路濬江湖開鐵軌通電報招商以成之借債
以足之且路燈自來水存在在設立使往來便捷消息靈通則用兵賑災經商行旅便矣礦務開
銀行設然後鑄金銀銅三等之幣齊其輕重又製鈔票而禁兌換銀錢之店以便行使稅餉出
入一律行用三年之後度新幣已足則悉禁舊錢則錢法行而人便於行矣製鈔幣並銀行正
稅則嚴中飽則國用可足矣立商部定商制嚴賠償之法定詐騙之條除釐稅之苛提水陸之
途考求各國物產察勘各地之工作內江外海準行輪舶能糾合公司者獎之商之成本重者

許其專利則商勸矣能效法泰西製造各物者賞之並許專利能以新法製器者給以功牌則工勸矣稅以資其富重而貧輕稅以息計商多而農少畜洩有資種植有法則民勸於田畝矣停無用之武試開水陸學堂令其能武事者不與齊民齒則人競於武矣精選而厚其餉嚴教教而重其防老休則廩以終身戰死則恤其子孫則兵皆能戰而平時不敢滋事矣防兵周於水陸兵將悉由考試定平時遣調之法定臨事招募之方炮械必精雷艦必備醫藥必贍兵法既嫻軍律尤峻則武備嚴矣釐定祀典公私無名之祀悉行停止一切虛誣術數之說皆不得行則邪說息而正務舉矣設報館以達民隱凡中外交涉選舉獄訟報銷悉由官登之報新理新法及一切民間之事及其冤抑無不可登報則上下之情通矣定齊民之等級以有能者為上有業次之游惰為下則民勤於所事矣而又設輿圖局以測全國之形勢設繙譯館以收各國之書籍設製造軍火局以給軍用如此行之十年國以富兵以強始可收回已失之權利除租界之法改進口之稅定管轄異邦人之制而與泰西各相抗衡若夫施治之宜敘次之方新舊交替之法則當俟辦理之時議之非一時所能決也

治中

我國今日之急務在治中馭外而已治中不外乎變法自強馭外不外乎簡公使設領事洞達

洋務宣揚國威而已曩所謂變法者在於設局廠鑄鎗礮造船艦遺發幼童出洋肄習西國語言文字器藝學術而已不知此數者非不可行而行之當無徒襲其皮毛既有鎗礮則當求施放之巧既有舟艦則當求駕駛之能而鎗礮之命中及遠舟艦之鞏堅神速新法迭出精益求精此則尚未能也所知者不過向日成規而已且皆有西匠為之指揮一旦離之自造則并所謂皮毛者尚覺其艱遺發幼童出洋當不專於一國且與其多遺俊秀不如並遣工匠工匠時少而效速此外要當變者一曰水師宜立專局訓習技能二曰陸營宜改營制汰軍額簡丁壯厚餉糈三曰戰船宜易帆船為風輪火瑤四曰器械宜易弓矢刀矛以火器而總不外乎以西法練兵沿海各省督撫宜簡選熟稔洋務人員駐劄通商各處遇有中外文涉之事所有往來文牘歲中彙輯成書頒示遐邇俾辦理者熟覽深思得以窺其涯際而臨事亦有所把持中外所立和約亦當鈐版頒行俾官衙上下人役俱持一冊於洋務自無所遁情夫洋務即時務當今日而興言時事固孰有大於洋務者一切皆不必諱言誠能實意講求則真才自出其間又何難睦鄰禦侮折衝於數萬里以外哉今日崇尚西學倣效西法漸知以商力濬利源與西商並駕齊驅而潛奪其權如輪船招商局之設是也顧局中經費之裕全在乎海運惟海運但可行之於無事之日而不能行之於有事之秋至此時而仍由漕運恐亦不易夫治河運漕兩大

政辦理極難歷朝但圖一時之安而不為後日之計則以不能萬全而無害也竊謂北方亦富庶之地京師為首善之區民以食為天豈容盡資乎外省此開墾之法不可不講況乎曠地日多游民日眾安插游民墾闢地此有司之責也官地宜仿古者屯田遺意以所汰老弱之兵改而為農開阡陌深溝洫興水利資灌溉或濟之以西國機器水火二氣之力務使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誠有成效則京師粒食毋俟外求李伯相行之於天津一郡其效當有可觀也其他北省荒廢之地亦可飭各督撫仿其法而行之如近日遇水旱荒災饑黎載道朝廷賑恤維艱勢不能終給莫若徙流民以實空地使之自食其力經費之籌發自帑項而後計歲分償或令商辦而使分其利闢地之外則事開礦開地地面之利開礦地內之利二者不可偏廢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亦當盡人力以求之且礦務一開趨者雲集亦所以養濟窮民聞如臺郡之煤粵如惠州之鐵善其章程以為掘取閩粵之民何至就食出洋流離異域至於栽植鶯粟亦屬權宜之用然當種之於新疆蒙古土曠人稀之處而不宜種之於關內也治河中外無善法蓋河沙日積河底日高河堤不可不高築以防冲潰歷代相傳不思變通瀕河之民如居河底靈霖橫決魚鼈堪虞今莫若參用西國爬沙之法疏刷宜通去其壅積然後多分支流以殺其勢孟子述禹之治河亦惟曰疏曰濬曰排曰決而已行於內河當用火輪小船亦可藉以運

漕一旦緩急有需亦可恃以無恐此要最外者則曰治民當責其成於牧令而先於慎簡督撫俾其黜陟賢否甄別才能行久任之法立不資之賞當使視民事如己事務實心以行實政而天下自無不治矣凡此治中之道皆所以盡其在我而已至於所以馭外者不難在重洋之衝命而先難在內地之撫柔泰西諸國自西東來初由印度而東粵繼由東粵而開五港旋由五港而增至十有三港今則長江添設六口直達重慶而至雲南中國境中必為西商傳教人足跡所遍至若西商傳教人等安分守法歸我管轄雖遍至各處亦復何慮無如旅於中土之西人每多恃勢凌人我國紳民又鄙之以為不屑變故日生是可慮也泰西之例商民至其國境犯法即歸其國官員審辦西廷以中國鞫案動用刑罰是以此例不行據烟臺和約自後中西商民爭訟交被告人官員辦理如西人控華人則歸華官華人控西人則歸西官時勢所逼未嘗不是惟是中律嚴西律輕且彼官知中律者多我官明西律者少即彼此秉公鞫斷涉訟之民難保無怨聲矧未必然耶民間積怨生憤嫌隙日多縱當道能彌縫於目前難免不齟齬於日後而又益之以彼教之大拂乎民情也泰西諸國中以英法最為雄鷙諸國亦仰以為領袖法在今日雖未遑外顧然觀其在越南布置經營其慮甚遠正未可以目前之暫蹶而輕之也惟法之舉動必以英為樞紐故言馭外者意多專注於英莫在今日閩粵江浙皖楚川滇山直

藩遠以及西藏新疆皆為其足跡之所至觀英人向者曾與喀什噶爾酋自立約通商或傳言其并售喀什以鎗砲夫喀什為我國叛人英廷既與中朝和好豈不自知其不宜出此舉蓋英之結好喀什意亦在由印度以達雲南也其思深慮遠也如此若是則變法自強庸可緩乎夫治中即所以馭外器精用足兵練民固而加之星使分駐各報消息相通呼吸互應諸國有不咸遵王度共懷約章者乎

尚簡

隆古以還靡得而知之矣唐虞而後至於三代其治不相襲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至於周末文勝危言日出諸子百家各鳴異說而朝聘宴享往來酬酢之間其言詞之繁禮儀之費徒尚虛文而無實用其弊至於不可勝言至祖龍崛起悉舉而付之一炬此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蓋天下為治無常質勝則飾之以文繁極則御之以簡自漢至今幾二千餘年人情之詐偽極矣風俗之澆漓至矣律例繁多刑獄瑣碎文法之密逾於網羅辭牘之多繁於沙磧動援成法輒引舊章令人幾無所措其手足各直省廉報之案虛詞緣飾百無一真而更益之以六部之律例紛紜互相牽制不知此特便於吏胥舞文弄法索賄行私以上下其手而已非特不能為治且足以壞政體而於經國治民毫無裨補即其下繁文縟節亦指不勝屈要不過徒亂人

意耳故吾嘗曰吏胥所據之部例士子所習之時文皆可盡付之祝融虐戮中而後大快也昔
者漢高祖之入關也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其言直捷簡快而其
感於人心已至於決肌膚淪骨髓然則治天下豈在乎法律之多足以杜弊而止奸乎時至今
日在官與在民皆患其繁勢不得不以簡御之其一曰任人內而天子之權寄於宰相宰相分
之於六部外而天子之權寄於督撫分之於牧令皆必久其期專其任雖在遠而信之不疑毋
令文法之吏得以掣其肘既曰破格用人則所薦舉者試之於事即可不次擢用而毋令部吏
拘以資格推之於外省調遷委用亦惟督撫得而特之一切銓選諸弊端毋得以撓其間其一
曰設官請廢捐納一途而以科甲保舉二者並行科甲則廢斥時文專尚實學務求其明晰時
務通達政事於錢穀兵刑諸大端無所不通使其於進身之時即為作官之地文字則其末也
保舉則行古者鄉舉里選之法孝弟經濟不專於一門即使其疲車贏馬廬墓割股致飾於
外而亦足以厚風俗正人心較之無用之時文相懸奚啻霄壤若捐納不廢則官方斷不能澄
宦途斷不能肅徒足以病國而殃民即使此中有才鄉里中豈有不共舉之者乎何事於納貲
為也其一曰取士取士不尚乎多而貴乎有用今一邑取數十人而名之曰秀才其中珠玉與
泥沙等耳且間一歲而取數十人不數年間邑中為士者不少矣為士多此民之所以病而天

下之所以亂也漢家設力田一科蓋欲其無爲乎士之名而盡其農之實也取士既廢時文則所以甄別人才者直言極諫輿圖象緯一切專求乎實用此外則倣倣西學研求西法務極其精俾亦得以致身通顯則天下之士無不自奮矣其一日練兵訓練水師整頓陸營增置戰艦其所用之器械以鎗炮而廢弓矢刀矛其所駕之船純以輪軸凡近日所製造者盡售之於民間或以供採辦運載之用此外裁汰冗兵增給軍餉而後營伍無虛名兵士得以盡心於王事軍中拔擢以材力器藝技巧爲先而兵部但總其大成而已別開武科分爲三途一駕駛輪船也二製造器械也三演放鎗炮也此與弓刀石三者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長者相去不萬倍哉以上四者乃其大綱也其所以御之者貴乎簡而已矣至於與泰西諸國交際則尤當以簡爲尚周旋揖讓無徒事乎虛儀當與之開誠心布公道可否決以一言不必詞費也目今時事正坐壞於羈縻二字耳曩時主國是也尚拘泥乎成例而今成例安在可見事之不可不變通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非今日之急務哉而何有乎言說之支離何有乎文移之往復其在治民也於寬大之中隱寓裁制之法務求其情得以上達俾上下之交不至隔閡如造輪船製機器設銀肆開煤鐵五金諸礦出洋行賈輪船行駛於內河許民間設立公司聽其自爲而官常保助之毋遏抑之誠如是也有不國治民安上下相通外交悅以臻於無爲之化者未之有也